



新儒林外史



石 俠 著

石 俠 著

新
儒林外史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儒林外史/石侠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6

ISBN 7-5063-1194-1

I. 新… II. 石…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846 号

新儒林外史

作者:石 侠

责任编辑:刘英武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50 千

印张:15

印数:001—8000

版次: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94-1/I·1162

定价:21.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精良, 质量上乘

目 录

第一回	赠锦囊知音盟誓 蒙故业海外求学·····	3
第二回	唐人街华人受欺 金元国游子思乡·····	23
第三回	痴情女魂归香山 老教授命悬九泉·····	41
第四回	“批右派”小人得志 “扫四旧”教授归天···	63
第五回	王志楠成名巧入党 清华园洒泪卧冤魂·····	83
第六回	争名位移花接木 攀高枝借刀杀人·····	99
第七回	嫁女儿喜尽祸出 吐真情银铛入狱·····	118
第八回	狱中情假戏真做 弦外音囚徒攻讦·····	138
第九回	澜沧江夜斗九头鸟 到北京再审落水人·····	158
第十回	喜吟诗孙部长受审查 悲呼号“老八级”入监狱 ·····	172
第十一回	谋出路讲师学刻版 求生计编辑扫大街·····	186
第十二回	改分数区长营私舞弊 买文凭经理巧作机关 ·····	202
第十三回	黄龙树假言变狂人 刁黑子弄权买蓝鸟·····	217
第十四回	龙骨山书记鸣心曲 凤凰岭职工送花圈·····	234

第十五回	胡校长一请徐老怪	柳金兰二战牛大嘴……	250
第十六回	听谗言怒撤辛广文	观奇景笑谈“闹不清”	270
第十七回	陈忆芳狭路逢谗佞	王佩瑶宽怀抒真情……	286
第十八回	斗奸邪申明正义	扫污言逼上梁山……	309
第十九回	王主任雄心绘蓝图	陈老师妙手谱新篇……	328
第二十回	好园丁病耘乐于苦	善白衣勇救苦为乐……	347
第二十一回	刘校医心直难入党	贾云青嘴巧连升级……	369
第二十二回	胡校长二请徐老怪	王佩瑶三斗巧姑娘……	390
第二十三回	空对空“诗人”谈诗	实打实教师论文……	411
第二十四回	有门山上说有门	无名峰下叹无名……	432
第二十五回	苦读书不戴乌纱帽	乐求学却领风土情……	452
第二十六回	罗亚男毒办诉讼案	王佩瑶辞官话儒林……	466

第一回

赠锦囊知音盟誓 蒙故业海外求学

词曰：

踏遍江山无去处，几度盘旋，只望春光驻。多少忠魂何处诉，宁死勿恋升官术。

狗苟蝇营皆是蠹，辛苦恣睢，终落聪明误。待到花开冬已去，问君系往谁家树？

这几句顺口溜，虽不是什么高雅之作，却也道出了当今知识界那些苟求者与不苟求者的隐衷。古往今来，凡沾得“正直”二字的，总不免要经历些坎坷。成功者自有机遇；不期而遇者，自有手段；由此而落难者，比比皆是也。

且说公元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北京的外城着了一把无名大火。可巧，那天风也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把半条街烧得一塌糊涂，残墙断壁，房倒屋塌。虽经消防队救，也已然殃及几十家了。那扔出的被褥、面粉、家具都还冒着黑烟，有的全

烧焦了，有的烧了一半，泡在水里，滚在泥里，面目全非。可巧，还有一家点心铺被连，油锅起火，更无从救起。另外，又加上药房、皮革店，你想这气味就够好闻的了：油烟味、药品味、皮革烧焦了的酸臭味混杂在一起，无可名状。这场大灾难一直绵延半个月，不说这遭灾之家，凡是路过此处的行人，也都不忍心看，好凄惨哪！时值年根底下，这些灾难户无家可归，只好捡点烧剩了的东西投亲靠友，有的只好沿街临时搭个窝棚苦度岁月。

且说这遭难的人家中有一户姓陈。当家的叫陈绍民，光绪二十年甲午举人。因公车上书事败连坐随梁启超亡日流美，走时给妻子赵玉倩留下了十几间房产，多年杳无音信。赵玉倩是广东新会人，读过几年家塾。自丈夫流亡日、美，家中值钱的东西也当的当，卖的卖，所剩无几。只是靠着收点房租勉强度日。不料这一场大火，把十几间房烧得片瓦不存，赵玉倩拍着大腿不知哭了多少回。膝下只有一子，名叫陈宗轩，刚到二十岁，身穿一件旧蓝布棉袍，头戴一顶烟色旧礼帽，倒也洁净。他，国字脸，白面皮，丹凤眼，眉宇间透着几分书生气。遭火灾时，正赶上他高中毕业。

宗轩见母亲悲伤过度，忙劝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不要老作践自己，既已如此，咱们再想点别的出路，我想天无绝人之路。小时候，我常听您说起咱们还有一房不出五服的亲戚在京，不如找找他们，或许还有些办法。”一句话提醒了赵玉倩。她擦了擦眼泪说：“咳，人家现在混好了，不知还认咱们不认，只能试一试。”说着，母子二人打点了一下烧剩的破烂什物，把几件齐整些的带上，其余的当破烂卖了。他们坐电车来到西单。按照老地址，找了好几处，人家都说不知此人是谁。陈宗

轩只好把母亲暂时安顿到难民救济所，自己再想办法。

且说除夕已过，冰冷的北京城，也多少添了几分活气，那拜年的，逛厂甸的，人来人往，也还算热闹。陈宗轩是个有心计的青年。在学校时，成绩一直不错，颇得老师的器重。老师姓邹，思想比较进步，对学生总是进行爱国的教育，这对陈宗轩影响很大。宗轩的英语好，很爱自然科学，也喜欢吟诗弹琴。他长久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若能赴美留学则最理想不过。此时，陈宗轩想借助老师的力量，能进留美预备班。趁新春之际，忙去给老师拜个年。

老师就住和平门。宗轩见到老师把自己的心意一谈，邹老师很高兴地应允下来，他很赞赏陈宗轩走这条路，言道，只要有此机会，一定尽全力推荐。宗轩给老师拜完年，心情很畅快，信步来到厂甸，想浏览一番这里的古书、字画。

说起厂甸，老北京人都知道。古时候，这地方叫海王村，自明以来，于和平门外建琉璃厂，街肆开始繁荣。每年旧历初一至十五，琉璃厂各店在街上设摊卖古玩、字画、碑帖、旧书之类，各种小商贩也云集于此。北京小吃在全国有名。此时，在厂甸均可品尝一番，诸如豌豆黄、喇叭糕、艾窝窝、豆汁、灌肠、羊头肉、水煎包、马蹄儿、薄脆、炒疙瘩、褡裢火烧，等等。至于那些风车、大糖葫芦、蹦蹦卜之类，更是厂甸的特有商品。闹市之中最清静的去处就是旧书摊。附近的文渊阁、文萃阁、怡舫斋、荣宝斋、印痕楼等都挂了招牌，摊出旧书、古字画、宣纸、端砚、徽墨、湖笔之类招揽顾客。读书人都爱在这儿逗留。

此间，宗轩来到一个旧书摊前。他随意捡起《芥子园画谱》翻了几页，放下，又抽出一本《石头记评点会要》看了几

页，觉得没什么意思，又插回原处。正待拔步离开书摊时，一阵大风沙摔打而过，把个书摊差点儿掀翻，他忙上前帮助摊主人追赶刮走的书籍。忽然，他看到地上一本被人踩过的书，那上面绘有中国的版图。他捡起来，掸去上面的土，看清封皮上写着《我国农业的前景及西探》。著者的名字正巧被一块墨迹盖上了，从前言来看，著者是一个留美学生。他便专心看起来。

此书以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美国的农业相对照，提出改革农业耕作方法及管理方法，是一部颇有见地的著作。

陈宗轩一早出来，现已过午，他也忘了自己饥肠响如鼓了，直站到下午四点半钟，已把书看了一半。摊主人见这个年轻人如此喜欢这书，又加上他在风中帮摊主抢回了不少，便笑着说：“这位先生喜欢这部书？”

陈宗轩闻声点点头道：“哦，是本好书，怎么算旧书呢？”

摊主叹了口气说：“唉！现在的人升官的升官，受穷的受穷，管国家的人又有多少？这样的书，出了又有谁去看？先生如想要，我按现价再折六折卖给你，如何？”

陈宗轩听了高兴地说：“那太谢谢了！”说着忙翻看封底的书价：原价大洋两元，现价一元。若再扣六折，就是六角钱了。他赶紧掏衣兜，无奈，掏了半天，也凑不齐两角钱。他捧着书，呆呆地出神，他第一次感到钱对他的威胁。他趁摊主招呼别的顾客的当儿，忙轻轻地把书理好，放回了原处。

正这时，一只白嫩的小手压住了他手中的书，接着是一声清脆而轻柔的年轻女子的声音：“陈宗轩，买下吧！”

陈宗轩吃惊地回头一看，见是一位打扮入时而又 not 妖艳的姑娘正冲自己笑。只见她红唇启动，露出一口晶亮的白牙说：

“怎么，几年不见就不认识了？”

陈宗轩这才认出是同学陈静芳，便支支吾吾说：“是你呀，我真的没认出来呢！”说着脸却红起来。

陈静芳边笑边从钱包里拿出钱来，递给摊主说：“这本书，我买了。”

摊主为难地不接陈静芳的钱，看着陈宗轩说：“那，这位先生还要呢！”

陈静芳不由分说，把钱塞到摊主手里，抄起书说：“谁买不一样？”说完，又觉有些语失，粉白的面颊上登时泛起了两朵红云。她眨了眨两颗露珠似的眼睛，见宗轩没在意，便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说：“咱们走吧。”此时，陈宗轩已没了主意，只好一言不发地跟陈静芳走出了厂甸。

陈静芳的家也算是当地老式家庭。祖父陈寿楠虽不曾取得什么功名，只因喜欢舞棍弄棒，也练得一手好拳脚，世有“双刀陈”的美誉。经在香山的一个亲戚引荐，当了军阀熊希龄的管家，看管香山园子里的“香山慈幼院”。这熊希龄原本是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因参与维新被革职，得人援引，方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参赞，不久当了保皇派。他和美国人打交道较多，借美国人的光办了这所慈幼院，熊希龄当院长。院内各种杂事均交陈寿楠管理。如此陈家在香山一带也算得大户了。静芳的父亲陈守业，其实并没守业。他读了几年私塾，便弃学经起商来。几年后，他积攒了一笔资本，就开了个银号。因膝下无子，待独生女儿静芳胜过掌上明珠。陈守业毕竟是办实业的，思想比较开通，把静芳送到学校，进而再学金融。陈静芳和陈宗轩是小学的同班同学。两人性情相投，也被同学们哄为新郎新娘，但儿时的玩笑也早随时光的流逝而淡

漠。两人中学时分进男、女校，时有联系，但从未到过各人的家里。他们有时买些《新青年》、《语丝》之类的进步刊物，讨论那上面的文章，也争论所谓“问题”与“主义”，谈起祖国的前途，也免不了感叹，甚至流泪。两人年龄渐大，眷恋之情愈深，但都各藏心底，今日二人邂逅，确是喜出望外。

且说静芳拉了宗轩一把，宗轩不好挣脱又不好靠近，只低着头木偶似的跟着静芳。二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过了和平门。这时厂甸已渐散，又兼飘起了雪花，路上行人寥落。静芳只顾说话，没注意路上的沟坎，猛然摔下去，她“啊”了一声，宗轩急忙扶住问道：“怎么了，扭脚了么？”

静芳扶住宗轩的手在原地活动了一会儿道：“还好，没伤了什么，只是疼得很。”

宗轩略迟疑了一下道：“我送你回去吧。”

静芳素知宗轩是个非常拘谨的人，两人相交这么久，宗轩很少同她一道路上走。

今日宗轩如此一说，静芳倒有些惊异了，便甩了甩乌发说：“敢劳大驾？”但她那双晶莹透彻的眼睛里却放出了喜悦的光。陈宗轩鼓了十二万分的勇气才把手伸过去，为的是不让她摔倒。哪知静芳一把紧紧攥住他的手，那温暖、柔软的女性的手，竟使陈宗轩浑身像过电一般，心儿不停地颤抖。他们几乎是互相搀扶着走到长安街，可巧过来一趟电车。他俩上了空荡荡的车厢，电车“当、当、当”地往西单牌楼开去。

二人到了静芳家，拉了门铃，佣人李妈边跑来开门边喊：“是小姐回来了吧？可把太太急坏了！”待她把门打开一看，见一个青年男子跟在静芳身后，也不便再说什么。静芳倒先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我妈呢？”

李妈道：“看你不过来，急得到银号找你爸爸去了。”

静芳不由嘟哝一句：“我妈就是这样！宗轩，进来呀！”说着又拉了陈宗轩一把。他本来不想进去，当着李妈的面又不好意思说，也只好硬着头皮，红着脸跨步随静芳进院。

陈家宅院不大，倒很齐整。转过影壁是外院。一溜五间北屋，东西两处厢房，院当中一座假山，种着几棵翠竹，翠竹前两个大鱼缸。一条石子甬路通向后院。东西厢房前各有抄手走廊连结穿山廊。廊檐油漆彩画，别有一番情趣。穿过月亮门到后院。此院面积较外院略小，除几处盆景外，还种得几株枣树，两株海棠，一株无花果。东西配房虽不雕梁画栋，也还清雅，竟是苏州园林与北方园林的巧妙结合。

静芳把陈宗轩让到外院东厢房。这是她的闺房。刚一进屋，一股暖融融的香气便扑面而来，陈宗轩冲口而出：“香气袭人哪！”

室内布置简单、幽雅，一张西式弹簧床，一张小巧玲珑的写字梳妆台，一把转椅。墙角花几上一盆含娇滴翠的兰花正暗吐清香。壁上一幅宝琴映雪图。旁边一横幅曰：“风清骨峻”。笔力洒脱、刚劲，神韵逼人。床旁琴架上的一张古筝，丝绦流苏，莹莹闪光。陈宗轩看毕点头含笑说：“好一个中西合璧的闺房！”

静芳捧茶进来，见宗轩傻呆呆地看着这屋，便轻轻一笑道：“看你这心事重重的样儿，又捉摸什么呢？喝茶吧。”说着把茶递过去，自己脱去外套，露出猩红色毛衣，白领翻出，对着镜子梳理乌发。

宗轩手捧香茗，呷了一口，默默地看着静芳。从镜中看那红衣白领相衬的粉白的脸颊，酷似一朵雪中红梅，与墙上所挂

宝琴映雪图交相辉映，真令人沉醉，心里顿时涌出范成大的四句诗：

借暖冲寒不用媒，匀朱匀粉最先来；
玉梅一见怜痴小，教向旁边自在开。

宗轩正遐想着，见静芳举着刚刚从旧书摊上买来的那本书，走过来说：“你对农业感兴趣？”

宗轩接过书随意翻了翻说：“咱们国家号称农业国，实际上咱们的农业最落后。到现在，老牛耕田且不说，那刀耕火种的还大有人在。农业不行，国贫，民自然穷。民以食为天，几万万同胞中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衣不蔽体，饥不得食，灾年荒月更难度过。当官的变来变去，哪一个是为老百姓的？还不是为了自己发财享受。最近听说，山东、河南的灾民竟有易子而食的！我想，若把农业按照西洋的方法改革一下，岂不富国强民？”宗轩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若谈起救国之道，便口若悬河了。

静芳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他因激动而变红了的脸，想了想道：“你的想法是不错，可怎么个变法？你没看这连年军阀混战，偌大的北京城也没个安静地方，谁敢说句公道话？当官的一派胡言乱语，今儿这个税，明儿那个捐。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拨捞足了，那拨捞，反正倒霉的是老百姓。”

陈宗轩把手中的茶杯放下，踱步到古筝前，信手揭开琴罩，轻轻拨了几下弦，立即发出叮叮咚咚的悦耳之音。

“出国。只有出国向别人学习，才能治疗这闭关锁国、坐井观天的近视病。”陈宗轩一字一顿地道出了自己孕育很久的

想法，心里很觉畅快。静芳吃惊地看着他，重复着：“出国？”

陈宗轩走过来，挨近静芳的身体道：“学点真本事回来，能为国家出点力，也不枉作炎黄子孙。”

静芳被他的坚决神情感染了，丰满的胸脯起伏不停。在她眼里，这位文弱书生霎时变成了雄壮威武的壮士了。静芳的眼睛有些湿润，她是个多情的姑娘。此刻，她感到有种共同的东西将他俩的心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她热情地抓住宗轩的手说：“我支持你！——只是，你怎么个走法？”

陈宗轩把手抽出来，一言不发，在屋内踱来踱去，脸上似乎闪过一丝阴影，然而很快消失，他满怀信心地思索着。

静芳咬着嘴唇沉默了片刻，走到宗轩面前问道：“你国外有亲戚朋友吗？”宗轩道：“没有。只是家父流亡海外，听人说是在美国。”

静芳道：“这也罢了。男子汉倒也该独自闯一闯。”说毕，却又像有满腹心事难以出口。宗轩此时不敢再看静芳，他明白静芳的心思，只不便挑明，便慢慢地走到古筝前坐了，把手指活动几下，试了试音阶，便叮叮咚咚弹起来。

此筝制作精细，虽比不上焦尾，在十八根弦的古筝中也算得上等品了。陈宗轩先弹了一段《阳春白雪》，继之，又弹起《关山月》，声调凄婉、悲壮，催人泪下。这宗轩弹起筝来，旁若无人，自己先就沉醉其中。一阵琶音响过，似清流飘洒。几番华彩缀音，加以左手弹弦和泛音，胜过山溪鸣响，逐渐引出名曲《高山流水》。此时，宗轩心波荡漾，仿佛置身于高山之巅，侧耳倾听松涛翻滚；又像奔驰于巨壑之间，领略峰峦的陡峭。他的心里装下了扬子江的飞雪，装下了洞庭湖的涟漪；他眼前是北国的沃土，是楚天的风云。海水、蓝天、树丛、白

帆、孤岛、大陆，驾上音乐的轻舟，他在遨游，在开垦。他感到一片新的天地在向他召唤，那里有他父亲的足迹，带走她的秋波。知音使他情绪激昂，知音激励他开怀畅想。

耳边传来隐约的哭声。宗轩忙收住，转过身来，见静芳正趴在床上哭。她肩头抖动，实在慌了宗轩。他奔过去，轻轻推她的肩问道：“静芳，怎么了？身子不舒服？脚还疼么？”

静芳渐渐停止了哭泣，用丝帕擦了擦滚动着泪珠的两颊，把搭在眉间的散发理上去，翻身坐起道：“我没有什么。只因听了你的筝曲，竟使我忍不住伤起心来。好了，宗轩，咱们商量一下你出国的事吧。”说着，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前，打开柜子，从里面捧出一只镶金嵌玉的八宝盒来。她从钱包里取出钥匙，打开小箱，又从里面提出一个锦囊。她转过身，递给宗轩道：“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请务必收下。”宗轩接过锦囊，吃惊地看着，用手掂一掂，只觉沉甸甸的，捏一捏，里面硬硬的，不知何物。

静芳沉静的面孔上异常严肃，她轻轻地说：“打开吧。”

宗轩撑开口儿一看，吓了一跳，只见里面金光闪烁，莹白耀眼，是一些珠宝玉雕，金银首饰。宗轩傻呆呆地捧着，嘴里不停地说着：“这，这？这……”

静芳嫣然一笑道：“这是我父母、亲戚朋友送给我的几样首饰，我总不喜欢戴它们，况且我现今已剪了短发，更用不着了，正好送给你做出国的盘缠，也算尽了我的心愿。我是不能出国了，你就做个代表吧。”她说着诚挚地注视着宗轩，两颊像开了两朵桃花。

宗轩听罢方醒悟过来，忙把锦囊小心地放到梳妆台上说：“静芳，你的心意我早已领会。说实在的，你一直是我心中的

女神。我自知我们相交不会成为喜剧，但我既然如此，纵然为你而死也心甘情愿。只是这首饰我决不能要，这是你父母的一片心，我怎好摘取？”

静芳是个直性子姑娘，见宗轩推托便发了急道：“是嫌弃我，还是嫌礼薄？你是了解我的，只要我想做，我就不会收回。要不要随你！”说着，又把锦囊从写字台上抓起塞到宗轩的怀里。

陈宗轩一时没了主意，捧着这沉甸甸的袋子，为难地看着静芳半天说不出话来。静芳低着头，手指绞着丝帕低声道：“我不求别的，只求你永远别忘了我！如果你回来看不到我了，也求你为我坟上添几铲土。”说完忙扭过脸去。陈宗轩内心一阵发热，一股热泉夺眶而出，是喜？是悲？他说不清，便情不自禁地抓住静芳的手说：“静芳，你太好了！你怎么胡思乱想起来。我带着你的心出国，想必更能敦促我求学。我发誓，不学到救国的真本事，决不回来见你！你千万保重自己，等着我。这个锦囊我带在身边就是了，不到紧急情况，我不会用它，在异国他乡，看到这个袋子，你就仿佛在我身边一样。不过，有一件事相托——”

静芳见宗轩如此赤诚相见，早已破涕为笑，说道：“什么事？”

宗轩道：“我母亲年事渐高，恐我走后无人照看，托你照顾。”

静芳笑道：“伯母那里，我自有安排，你只管放心攻读，到时出国罢了。”

宗轩见静芳如此真诚，着实感动，他难为情地看着锦囊说：“咱们的事，你父母决不会同意的。到时，不是太难为了

你？”

静芳脸色严肃地看着宗轩道：“这你不要过虑。我感谢父母养育之恩，但也决不会做他们脖子上的安娜。我记起闻一多先生的一首诗：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我正要作红烛。谁也不会阻挡我烧的。破坏我的燃烧，便要和我一同烧掉！”静芳这一番话，说得宗轩眼前发亮，一向文静的女子，变得如此坚定和炽烈，他感到自己的这一代还是有力量，有希望的。他不由得又紧握了一下她的双手。

屋内自鸣钟敲了七下，天已很黑。宗轩又劝慰了静芳一番，方告辞出门。宗轩抱着那本书，贴身衣袋里藏着那只还散发阵阵清香的锦囊，出了静芳家的大门，回头看看，静芳还站在门口望着他。宗轩不敢再逗留，大步走起来。

过了初五，宗轩和母亲谈起出国的打算。先是遭了一通申斥，后来又一阵沉默，紧接着是母亲的一通悲哭。

她一边哭，一边数落着：“你爸爸出去多年，如今没有音信，现在你又要走，叫我可怎么活呀，我的命也太苦了！你看